

A/PV.89

## 第八九次全體會議

一九四七年九月二十二日星期一午後三時三十分在紐約佛拉星草場大會堂舉行

主席：Mr. O. ARANHA (巴西)

## 一六．繼續一般辯論

主席：茲請多明尼加共和國代表發言。

Mr. DE SPRADEL (多明尼加共和國)：多明尼加共和國呼籲支助人類爭取以正義為本的和平所作的各種努力，已非首次，多明尼加有提出這種呼籲的道義權利，因為多明尼加人民自有史以來所採取的各項行動無一不是出於至誠。

在戰爭期間戰事最為不利而且各民主國家前途似乎也無法預測之時，我國即積極與為正義而在戰場作戰的各國人民合作，這些人民就是目前在這個崇高議會內侷促不安的空氣中共負審議之責的各國人民。但是這種情形應該祇會使我們為人類福利盡更大的努力。

多明尼加共和國於珍珠港遭受偷襲數小時後因尊重本國法律傳統及國際間的義務，毅然參戰，表明多明尼加與受此次可恨侵略之害者具有團結並共患難的決心，藉以在保護人類自由與尊嚴之鬥爭中分担危險與責任。根據這種態度，我國在里約熱內盧舉行第三次外長會議的重要際會中竭力主張全美洲國家應該對各極權國家發表共同的開戰宣言。多明尼加人民及政府所持立場與意見，雖然實際上要激烈得多，但是為了大陸的團結起見，仍對當時當地所通過的各項協定，表示支助。

當以慘重犧牲為代價的勝利初現曙光時，我國又竭盡全力爭取切實合作，共同努力在金山會議中設法建立一個能負起掌握人類與文明最後命運的世界組織。

等到成立聯合國的提案有了定議之後，我們即將所有的信念與希望寄託於聯合國。我國對聯合國所本的各種理想始終保持忠忱，雖然我們偶然也見到若干令人感覺不安的變化，有時似乎使這個重要性遍及全世界的組織前途為之暗昧不明，而全人類的前途也因同一原因顯得暗淡。

現在我們能在大會內提出最清楚的證據，證明我國已經履行與聯合國使命與工作直接或間接有關的一切協定與建議，這是我們深以為慰的一件事。事實上，我國已批准下列各公約並將有關文件交存祕書處：設立

聯合國教育科學文化組織公約，有關聯合國特權及豁免的公約；有關設立國際難民組織公約；有關對難民及失所人民所採臨時辦法的協定；涉及修正麻醉品公約議定書的公約；有關世界衛生組織公約；有關國際貨幣基金會的協定；有關國際復興建設銀行的協定，以及設立聯合國糧食農業組織的公約。

除上述各公約外，多明尼加共和國也已履行大會所通過的其他決議案，包括所有經濟性質的各項義務，但是本人願特別提及我國對國際兒童緊急救濟基金所作的捐獻，因為其中極為重要的人道因素，國際基金會在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結束後成立，專負援助貧窮兒童的崇高責任。多明尼加共和國在忠誠履行對於善後救濟總署的各項義務後今日又盡全力與這個新組織合作。多明尼加不祇對國際基金會有大量的捐獻，並且表示願收容成千成萬的歐洲兒童，這些兒童現在都能在多明尼加國保護之下，在我國國內找到新的家，並且得到救濟。

在這種情況之下，多明尼加共和國對本屆大會議程包括廣泛的各項目，極為注意，是理所當然的事。雖然多明尼加所關切的是所有各項目，但是我們仍願特別提出一兩個項目，以便在起始時就陳明多明尼加政府這些事項所持的立場。

第一，我們必須提及與否決特權之使用有關的問題。多明尼加共和國是美洲大陸上認為國家主權平等原則不可侵犯的各國之一，所以對於專為各強大國家創立的特殊權利，當然不表同情；雖然如此，我國在金山時仍接受了事實上似乎確有需要的權宜辦法。但是現在因為有使法律制度趨於健全並使其能符合聯合國所本偉大理想的需要，似應將這種特權予以合理的修訂，使能適合憲章的基本原則，尤其是國家在法上平等的原則。我們希望這種特權在不久的將來可以完全廢棄；但是因為使用這種特權的結果斷難認為滿意，我們覺得必須在此地立即規定方法，減少這種特權現有的弊病，並對使用加以相當的限制。

關於巴勒斯坦問題，我國已於大會為這個問題所召開的特別屆會中清晰表明立場。

我們仔細閱讀聯合國巴勒斯坦特別調查團報告書<sup>1</sup>後，確信必可在命運同繫於該領土的阿拉伯與希伯來兩個偉大民族之間獲致一個協調公允的解決方案。我們非常敬佩這兩個偉大民族，他們的權利與願望有數千年的傳統為其證明，同時我國也根據庇容保護所有無端受殘害團體的政策，已以職業給予猶太人民，使他們能在我國安居樂業。

關於義大利和平條約事，我們已表示支助阿根廷共和國提案，即本屆大會議程應包括討論關於邀請各關係國家考慮修訂該和約的建議。我們之所以如此，是因為敬佩義大利人民在人類文化史中的成就，因為這個偉大國家與各拉丁國家間的友誼，因為它已表示確有誠意願接受現代的民主生活。

最後是希臘這個特殊情勢。希臘人民顯因為內戰而處於水深火熱的境況，而且內戰的所以能繼續，據訊是因叛軍受利害關係各鄰國的支援。情勢既然如此，聯合國就有干涉的充分理由，因為希臘的情勢必須加以澄清，並且希臘必須獲得必要的援助，使能不受外來分子的擾亂，這些人不顧對國家主權原則應有的尊重，想在希臘促成無政府狀態。如果有人揚言缺乏實據，我們仍認為聯合國應徹底詳查此事，以便依國際慣例及本組織用為基礎的憲章各項規定，採取適當辦法。

所有可能引起國際反應的內戰不僅擾亂當事國的和平，並且也危及鄰近區內的和平，因之可能危及全世界的和平。我們相信聯合國如能有效應用它的力量，現在希臘的爭端必可解決，每一個國家的主權也獲得應有的尊重，世界各地因此亦可和睦相處。

大會所負責任之重大，是決無疑問的。但是我們深信世界上為了保衛本身權利與實現共同理想，不久以前尚能毫不遲疑團結一致的各國人民，其共有的誠意必可使聯合國克服一切困難繼續在世界各地推進促成和平的工作，並使在各方屬望的空氣中舉行的本屆會議，會成為促使人類和諧的崇高理想得以實現的又一進展。

主席：Mr. Aranha 離座，由 Mr. Delbos (法蘭西) 暫代主席。

主席：請南斯拉夫代表發言。

Mr. SIMIC (南斯拉夫)：各聯合國國家，特別是身受戰禍，竭力求取勝利的各國，無

論過去與現在，一直都相信聯合國憲章內的各項基本原則就是導引各盟國獲致勝利的原則，也是建立世界和平可以用為基礎的僅有原則。

在解放戰爭中領導各盟國人民抵抗希特勒統治世界的野心的各政治家，在奠定本組織的基礎時，不但是為人類的福利，並且也是為人類清楚的意志說話，這是毫無疑問的。聯合國的基本原則——以互相尊重及國家主權平等的觀念為基礎在國際上合作——無疑與人類有史以來素有的願望相符。由此可見祇有這些原則才能成為世界垂久和平的基礎。因此我們這個組織實象徵國際關係上的一個重要前進步驟；聯合國憲章也因此而成為各國和諧和平與進展的工具。

但是在本組織成立兩年之後的今日，各地人民已經開始懷疑，自問將希望寄託於聯合國是否恰當。這種疑慮的產生不是由於聯合國用為基礎的各項原則，也不是聯合國的結構，而是某幾個力量很大的會員國政府所採用的政策。某幾個創始會員國並且已是安全理事會常任理事的國家，採用背離聯合國憲章原則與憲章原則不相符合的政策，這種政策有時甚至也反對發展“國際間以尊重人權平等權利及自決原則為根據之友好關係”以及“所有會員國主權平等之原則”。

過去一年內之所以有許多事故，使國際關係無可否認地日趨惡化，並預示另一次戰爭的危險逐漸增加，就是因為這種政策。

因為美利堅合眾國政府的要求——換一句話說，就是目前有力量以經濟援助給予其他各國，其人民也深知在道義上負有此種義務的唯一國家美國的政府，這是因為美國是戰爭期間在各主要盟國經濟蒙受嚴重損失時生產力量反而增加的唯一盟邦——因為美國政府的要求，象徵愛好自由人民間互助善意的最偉大組織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在我們上屆會議時竟告結束。過去一年在經濟援助方面大半是應用雙邊條約的原則，但是某幾個國家則遭受拒絕不能得到經濟援助，因為有人明目張膽違反大會所通過關於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結束後救濟需要的決議案四十八(一)<sup>2</sup>的文字與精神。

南斯拉夫在軸心佔領期間，在“歐洲堡壘”內組成軍隊，對佔領軍抵抗最力，但是由

<sup>1</sup> 參閱大會第二屆常會正式紀錄，補編第十一號。

<sup>2</sup> 參閱大會第一屆會第二期會議所通過之決議案。

於美國國會所通過的法案，在被援助國家名單上竟被除外。這明明是政治歧視。這種歧視待遇甚至更進一步：南斯拉夫國家銀行的大部分黃金貯備金，經我們以前由希特勒魔掌下搶救出來，在需要最般急的時候送存我們絕對相信的盟友美國，這筆黃金一直被扣存在這裏，至今尚未交還合法的主人。本人還要另提一事。今年春季，南斯拉夫因去年歉收而有食糧不足的情形，急需馬鈴薯作為糧食與下種之用，然而善後救濟總署竟不能以現款在美國購得馬鈴薯，當時的藉口是馬鈴薯無法運往南斯拉夫，因為所有的船隻都要運糧食去德國。

今年又在聯合國範圍之外，成立一種大家所知道的馬歇爾援歐計劃。這個行動至目前為止的發展，已經顯明其真正的目標是要分化歐洲，建立一個依靠美國的西方集團，目的在於與蘇聯及各新民主國對敵，設法使它們在金元幕後孤立。

但是這個計劃祇是以杜魯門主義為名在國際上所採行動的一方面而已。杜魯門主義公開宣佈干預別國內政的政策，凡遇一個以世界仲裁者與審判官自居而且儼然自認為高於其他政府甚至高於聯合國的政府認為有必要時，就可以有理由出面干預。

美國為了這種計劃消耗好幾十萬萬美元。固然，這筆費用的意思是要復興並穩定外國的情形。但是得到美國大量援助的各政府，其國內實際情形如何？中國國內情形如何？根據美國官方統計，戰爭結束後三個月內送往中國的戰爭物資，數量較整個戰爭期間還要多。希臘國內情形如何？希臘境內正在用美元對一個為自由奮鬥的人民作戰。

至於西歐則如義大利、法國及幾個其他國家都顯然無法解決戰後的各種困難。黑市猖狂，生活指數增高，法西斯分子得以重新抬頭，又成了一種威脅。這些國家，包括德國與奧地利在內，都成了東歐各國賣國賊與叛徒的樂土，他們在這些國內逍遙度日，隨意行動，在口頭與著作上甚至用自備無線電發音機宣傳以原子戰爭來對付他們的本國。根據去年大會全體一致通過的決議案三(一)<sup>1</sup>，所有戰犯早應移送給他們犯罪所在地國的當局，但是現在仍有罪大惡極的戰犯，在其中幾國境內逍遙法外。我們在這個講壇上說話，

<sup>1</sup> 參閱大會第一屆會第一期會議所通過之決議案。

必須提起在目前為止，還沒有任何義大利戰犯移交給南斯拉夫，雖然在戰爭與佔領期間義大利人在我國境內罪行深重，是誰都不能否認的事。諸位聽說墨索里尼的第二軍軍長 General Roatta 最近居然在羅馬發表他的戰時回憶錄，想必覺得很奇怪。General Roatta 是一個戰犯，他在南斯拉夫處死成千成萬的人質，焚燬不計其數的村莊。

關於此事，本人要鄭重說明武裝的法西斯夥幫已在義大利出現重新開始其卑鄙惡毒的工作，從事與墨索里尼得勢前後相同的罪行。他們在一星期以前第一次大規模攻擊 Julian Marches 的斯拉夫人民，這些人民在過去二十五年墨索里尼獨裁期間不斷受無情的虐待。

各位都知道最近和平條約生效之後，特里亞斯特及 Gorizia 近鄰的邊界略有變更。這些法西斯黨徒與義大利正規軍隊，顯然預料會有這種變更，於和約生效數日前開入 Gorizia，從事各種暴力行為，虐待斯拉夫居民，掠奪居民財物。一九四七年九月二十日紐約時報稱此事為“獵捕斯拉夫人”。在公開殘害斯拉夫人民的暴行中，義大利的法西斯黨公開焚燬三萬本斯拉夫語書籍。這是本屆大會召開前兩日九月十四日所發生的事件。

這是義大利國內的情形，各位都知道，義大利政府是在過去這一年中在一種很古怪的情況下向右轉的。世界各地的輿論一致認為國務院在此事發生過程中所處地位絕對不是毫無作用的角色。

東歐各國的情形正好與上述完全相反。東歐各國雖然遭受戰爭的重大破壞，但是復興工作突飛猛進。各種民主機關也在和平的空氣中積極推進工作並且日趨穩定。

這些國家都是拒絕外人干涉其國內事務的國家。也是與馬歇爾計劃一類的事無涉，並且祇求遵循聯合國原則忠實施行國際合作的各國。我們斷不能說這種情形完全出於偶然。

蘇聯遵依各該項原則援助某數遭受戰爭破壞的國家，而且並未要求以任何特權或某種方式的管制為交換條件。這些國家的人民因此而獲真正的援助。法國人民也受過這種援助之益。

凡所採政策違反本組織原則的各國政府，當然認為憲章以及我們遵憲章精神所採取的任何決議，都是討厭的障礙。

本人無意逐一舉出過去一年內若干政府拒未遵行的憲章條款及上屆大會決議案，因

爲名單不免太長。但是我必須鄭重提到對憲章一項基本原則的公開直接攻擊：那就是大國全體一致的規則。現在有一種企圖，想爲安全事宜特別設立一個不適用一致原則的委員會，不獨要減低第二十七條的效力，而且想避開這一條。這個委員會如果成立，本組織結構將有重大變更。這是不遵照修正憲章的規定程序，在“輔助”機關名義之下另設一個機關實際代替聯合國主要機關中之一。這等於另外成立一個與我們現有組織不同的新組織。

這種全世界及本組織內同有的情形，使本屆大會待議的各項嚴重問題之一，更爲明顯。

所謂的巴爾幹問題已因解放戰爭獲致勝利而告解決。除在希臘各大強國尙以一種新方式繼續其帝國主義者強權政治的老套之外，所有其他巴爾幹人民都已擺脫久受他人統治的羈絆，最後，達到在友好和諧之中自由獨立生存的目標——這種目標同時也與世界和平的利益相符合。

希臘問題仍舊存在，並且已成爲一國際問題；但是這種情形之所以造成與希臘人民及其鄰國無關。

請准本人陳述幾項可證實本人言論的歷史事實，同時各位亦必同意此等事實無需任何國際調查才能證明確有其事。

英軍於希特勒軍隊已在巴爾幹半島崩潰且希臘已經本國人民軍解放之後，開入希臘。英軍從來未與潰逃的德軍單位有任何接觸，反而倒轉槍口與希臘人民軍作戰。

當時全世界新聞界都報稱英軍在英首相邱吉爾搭乘戰艦到達之時，由 Acropolis 炮擊雅典。這類行動全世界都認爲是“武裝干涉”。

在這種干涉行動之後，希臘政府與聯合王國政府之間關係異常友好，並且聯合王國政府的代表直接參與希臘政府，都是毫不奇怪的事。本人爲證明這一點，擬引證當時英國大使 Mr. Leeper 與希臘首相 Mr. Voulgaris 之間往來的信件。一九四五年五月八日 (No. 221/34/45) 及一九四五年五月十二日 (No. 6944) 的兩信說明英國駐雅典軍事代表團對於組織、管理、訓練希臘憲兵與警察以及監獄事務，都有絕對的過問權利。

在這樣成立的政府中，積極活動的賣國賊居然能佔公共安全部部长一類的重要職

位。該政府的性質可由安全理事會所設調查委員會報告書<sup>1</sup>的下列文字看出：

“這些證據證明希臘境內的反對派政治團體，都在違反一九四五年二月十二日 Varkiza 協定的情形下，遭受逼害，馬其頓及 Chamuriot 兩地少數人民的自由也受限制。據傳逼害反對派的方式是大規模的逮捕、監禁與放逐，鞭笞與其他殘忍體刑，以及焚燒房舍作爲懲罰辦法。由各種證據觀之，施行這類逼害辦法者多半是希臘憲兵與官方所容恕的右翼黨徒……”。

在延續很久破壞重大的戰爭期間奮勇與實力遠勝本身的義大利與德國法西斯敵人血戰的英勇希臘人民自然不甘願接受這種不應有的命運。因此希臘人民決定反抗這個藉外國干涉而成立維持的無法容忍的少數派政權。

目前希臘境內的戰爭就是由上述接連發生的事件而來的。

南斯拉夫政府鑒於希臘境內事實的演變蘊有對國際和平與安全的危機，曾於一九四五年提請各主要盟國注意此一問題。嗣後蘇聯及烏克蘭又先後分別將同一問題向安全理事會提出。

當時 Mr. Tsaldaris 本人也承認希臘境內發生的爭鬥還涉及其他因素，這些因素與指控希臘北面鄰國的各事無關。一九四六年八月十二日他向倫敦泰晤士報記者發表言論說：“希臘亂黨目前在希臘北部從事的活動，祇涉及在希臘居民之間維持法律與秩序的純粹內部問題。”據該記者稱，“他認爲游擊隊的這種活動，斷不能視爲是南斯拉夫與希臘間的一個問題。”

但是幾個月後 Mr. Tsaldaris 也許因在希臘神殿——也可能是在其他地方——請示神明有所獲而發表一種完全相反的意見，他的用意很明顯的是要爲希臘政府及其保護者推卸責任，歸咎他人。然後他又提出指控，稱希臘北鄰各國支援希臘游擊隊。

Mr. Tsaldaris 政權與美國政府現在又更進一步：他們竟然指責希臘北鄰各國威脅希臘的獨立與完整。所有戰爭販子的新聞事業當然都熱烈歡迎這項指控，因爲他們可以利用它達到自私的目的，以哥培爾的方法發動警告，使人心惶恐，以便與南斯拉夫甚至蘇聯作對。

<sup>1</sup> 參閱文件 S/360，卷一，第一七九頁。

Mr. Tsaldaris 的政權在一九四六年十二月間在安全理事會內控訴希臘北鄰各國。本人欲請各位特別注意這一日期，南斯拉夫政府雖然早在一九四五年七月即已請各主要盟國注意希臘境內事態演變的危險性，蘇聯與烏克蘭兩政府雖然在一九四六年間先後將此事提出安全理事會而毫無結果，安全理事會待至一九四六年十二月時方始因 Mr. Tsaldaris 的指控決定在希臘境內從事調查。

Mr. Marshall 在本屆大會內發言時用為根據的調查團的報告書，或不如說是該調查團多數的結論。

我們現在無需注意有關調查的各項事實，但是我們認為必須提到 Mr. Marshall 在第八十二次會議時對大會發表的言論。他說，“各位都知道調查團及其各輔助小組已以大多數決定認為糾紛主要原因是南斯拉夫、阿爾巴尼亞及保加利亞非法協助並支持游擊隊對希臘政府作戰……”

我甚感抱歉必須以下列各項事實提請 Mr. Marshall 注意。調查團的結論中並無隻字道及希臘騷動的主要原因是希臘北鄰各國援助游擊隊所致。多數結論<sup>1</sup>稱希臘境內戰爭起於下列各原因：

“調查團於研究希臘對內政策與其所調查問題之間的關係時，認為希臘境內不寧之情形係戰爭的悲慘事件以及自解放以來希臘政府所遇戰後各項問題的遺禍。”

結論中確曾說北鄰各國協助希臘的民主軍隊，但是調查團通過各該項結論的多數並不是大多數，祇是六票對五票而已。所以 Mr. Marshall 所說的大多數決無其事。

調查團內代表蘇聯及波蘭的兩位團員在表決時都曾投票反對文件內列為結論的那部分。法國團員表決時棄權，並向調查團提出一項書面意見附入結論，其內容如下：<sup>2</sup>

“舉行調查時的各種情形似乎不允許我們根據健全的法律原則自調查得到任何結論。即使有些代表團認為對於單獨的各項事實可以作成結論，但是這種方法含有很大的危險。因為如祇對問題的某一方面加以闡明而聽任其他方面仍舊含混不清，調查的全景不免失之歪曲。所以，局部的結論對於當事各方勢必不公平，並且也會使安全理事會誤解。”

<sup>1</sup> 參閱文件 S/360，卷一，第一七八頁。

<sup>2</sup> 參閱文件 S/360，卷一，第二四一頁至二四二頁。

贊成結論的比利時與哥倫比亞團員，對結論中提到北鄰各國所負責任問題的那部分，也以書面方式提出保留意見。

Mr. Marshall 所提到的六位團員的結論，其所本的證據是甚麼？

希臘政府所提出的主要證人，都是罪犯或在牢獄中受過慘刑的人，無可奈何而對南斯拉夫、保加利亞及阿爾巴尼亞供出不利的證詞，這件事為何未見提到？供詞中許多話都前後矛盾，多次被證人本人推翻，這件事為甚麼也未提及？

如蒙各位允許，我欲引述一個主要證人的動人言論。他說：<sup>3</sup>“我無法解釋我為什麼還未被處死。我想他們是要我能在今日對各位提出不利於鄰國的言論。”

由此可知，調查團如果確曾慎重認真執行職責，祇檢討真確的事實，不顧政治上的考慮以確定真相為唯一的宗旨，使聯合國主管機關能依照第三十四條的規定作符合憲章文字與精神的具體結論，調查團必然已經查悉目前希臘境內嚴重的情形，其責任全在於那些意欲由被告地位搖身一轉而成為檢察官及審判官的人。

關於這事，現在必須再着重提出幾件衆所週知無法抵賴的事實。

現在負起以前聯合王國在希臘任務的美國以二五〇,〇〇〇,〇〇〇美元給予希臘政權，但以美國能管制這筆款項的用途為條件。美國已經行使這種管制權，現在的希臘政府是在雅典美國大使館內組成的，就可以證明此點。舉例來說，Mr. Griswold 在這個政府成立時，發表獨特的言論，其中有下列公開的威脅：“不遵行美國的命令將實際影響美國援助方案。”

一九四七年九月二日紐約時報以下面的文字來說明這種要求的性質：“昨天各部長，三軍參謀長，首相及英、美兩國軍事代表團團長舉行會議研究希臘政府軍隊如何由游擊隊方面爭回主動的各種方法。”同一報紙載稱美國為供希臘政府軍的糧食，每日要消耗十萬三千元美金。

我們如果顧及這些事實，我們勢必同意現任希臘首相 Mr. Sophoulis 主要機關報 Vima 的編輯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六日所發表的言論，他的宣言原來字句如下：

“美國干涉我國國內事務程度之深，可以說已經使希臘失去大部分的獨立，將本國置

<sup>3</sup> 參閱文件 S/360，卷一，第一百八十四頁。

於美國經濟與行政控制之下。今後希臘政府的任何活動都要先由美國總統及其駐希臘代表核准。我不是在談外交政策，因為就是在理論上希臘也無自己的外交政策可言，這是不難瞭解的。我國已成了一個受保護國，這雖然是我們不甘承認的事，但確是極明顯的事實，我國的前途依賴外國意志者多，依賴我們自己的意志者少。”

這就足以證明指控南斯拉夫、保加利亞及阿爾巴尼亞三國的話全無根據，反之，強迫希臘人民接受其不願承認的政權者，實負有重大責任。這種責任在英美兩國政府身上。

這是本組織至此刻為止需要應付的最嚴重問題之一。聯合國一會員國因為外國軍隊的干涉及外來經濟壓力，已失去獨立的地位。而負這種嚴重違反憲章行為的責任者，又是兩個聯合國創始會員國及安全理事會的常任理事國。

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必須提出下列各問題。並未干涉希臘內政的各國，何以被控有干涉行動達一年之久？為什麼過去與現在都有人散佈無稽謠言，例如說南斯拉夫境內裝備的國際軍團已被遣往希臘？各位必仍記得這個無稽的謠言幾乎一經傳出就有事實證明並無其事。實施干涉希臘內政的政策者難道真能用這種淺薄的煙幕來瞞哄大會嗎？

這一問題列在安全理事會議程已有九個月。美國代表在討論結束時，向理事會提出一個完全不顧主要事實——即美國公開干涉希臘國內事務——的解決方案。該案如獲通過，美國今後就可以隨意干涉希臘國內事務。理事會多數不幸都接受這種觀點。

但是安全理事會的決議不是由過半數決定的。蘇聯代表因此得以阻止一個不僅對希臘人民而且對整個和平都顯然不公允，有歧視性而且易滋流弊的決議，同時也使聯合國的各項原則不致遭受嚴重的侵害。

但是理事會的多數達到了將這問題提送大會的目的。這種作法的用意無非是希望辦到在理事會內辦不到的事；即希望我們在此時此地准許美國任意干涉希臘。甚至准許美國最後的武力干涉行動。

聯合王國因為知道強迫自尊心重如希臘人民者接受外國的意志是不可能的事，纔任令美國負起這個重担。美國已經遭遇同樣的困難，目前正在設法使聯合國認可其在希臘施用的政策，使聯合國負起施行這種政策的責任。

這當然使許多人感覺為難；但是對我們來說，史家的定論與我們對後世的責任遠較其他任何考慮為重要。我們不能採取違反這個偉大和平憲章的決議憲章所規定的本組織宗旨之一為發展“國際間以尊重人民平等權利及自決原則為根據之友好關係。”我們應當本這種精神來謀求希臘問題的解決。

立即撤退希臘境內所有的外國軍隊及外國特務，是唯一可能解決問題的方法，因為希臘人民祇有在這種情形之下才能以民主自由方式決定本身的前途。

所以我們如果有勇氣面對事實，撇棄本身的利害關係，並且確定我們的決議祇以我們對全人類所負責任為出發點，我們可以覓獲解決希臘問題的方案。

我們如果遵循這個途徑，我們也能為許多其他待決的問題覓獲解決方案，並能鞏固和平而不致走上趨於戰爭的途徑。

所有誠懇的民主人士及切盼持久和平的人民，必定都抱有這種堅定不移的信念。南斯拉夫共和國人民就抱有這種堅定的信念，在艱苦卓絕的情況中復興祖國的南斯拉夫人民認為自由與和平是無價之寶。

Mr. Vyshinsky 就是本這種精神，向大會提出對煽動新戰爭者採取聯合行動的提案。大會所負的崇高任務是確保國際和平，安全及正義不受威脅，所以本屆大會如欲圓滿達成任務，應在目前這種嚴重情形中通過蘇聯提案，作為聯合國一切正常工作的條件。南斯拉夫代表團熱誠支助這一提案。

我所提到的事也許意義都是很嚴重。但是讓我們對戰爭期間支持我們的那些理想的精神力量，不要失掉信心。讓我們證明美國並未遺忘一個偉大人物的話。我願再提羅斯福這個名字，可惜現在這個名字遠不及前數次會議中那麼常聽到。我願引證他在一九四五年四月十二日去世那一天筆述而不是口說的臨終思想：“我們謀求和平——垂久的和平。我們不祇要結束戰爭，而是要終止所有戰爭的起源，終止這種解決政府間糾紛的慘無人道完全不切實際的辦法”。

我們當然要求取和平，求取尊重不論大小各國主權平等的和平，謀求尊重所有人民自決權利的和平，謀求符合聯合國憲章精神的莊嚴和平。

主席：請土耳其代表發言。

Mr. SARPET (土耳其)：我深知各委員會極需從速恢復工作，所以本來決定不在大會審議的現階段發表言論。但是因為有幾位代

表已在議席間提出新問題，使我必須對其中幾個較為重要的問題，略向各位陳述土耳其代表團的意見。

我本來可以在各位委員會內這樣辦，實際上我現在就保留發言之權；但是因為這些問題是先在大會內提出的，同時我們也認為大會是兼容並包的機關，並且也是聯合國實體表現的場所，因此我認為我應將我國有關的意見首先向這個機關提出。

問題之一是關於聯合國大會積極執行職務的問題。大會是所有聯合國國家都有代表的唯一機關，因此，大會有代表性質最為普遍的機關。大會又以若干職權，交給幾個較小的機關，其成員係由組成大會的各國代表之中選任，實際上也是由大會選舉成立的，期望它們依聯合國大會的態度與精神，執行這幾項職權。如在任何方面有不符聯合國宗旨及願望的行動，縱使祇出於我所提到的辦事機關之手，大會也必受其影響，大會是全世界愛好和平人民希望集中的處所。將來支持這個世界議會，培植並加強這個議會，使能為公允與民主的原則奠定基礎，達到為全人類謀求和平、安全與繁榮的目的者也是這些人民的意志。

大家都應當看得清楚，如果為某種各方面所知道而且贊成的宗旨，特別設立團體，授以若干權利，用以替代大會，則將來萬一發生此等特設團體行使這些權利明明違反其設立宗旨，而且亦違反聯合國宗旨的情形時，就一定會嚴重妨礙大會職權之行使。為不負全世界人民起見，對於這種情形必須立即設法補救。

我們認為在處理對全世界都極重要的各種事項時，不應利用本來用意不同的方便辦法來阻止極大多數的意志使其不能實現。我所說的是所謂的否決權。這種辦法與聯合國的基本觀念不但不能並立，而且完全相反。

土耳其代表團在金山會議期間就已正式反對安全理事會投票的程序，並且當時就已陳明將來有修改這種程序的必要。我相信我們之中多數人都同意現在已到了修改的恰當時機。

美國代表馬歇爾國務卿在九月十七日第八十二次全體會議時提出兩個我所認為可使大會更有效執行任務的提案。提案之一是凡遇有關憲章第六章的問題及申請入會的事項，不妨取消全體一致原則，藉以放寬安全理事會的投票程序。

土耳其代表團贊成完全廢除否決權。但是否決權如果不能完全廢除，土耳其代表團

準備支助美國代表所提至少有意限制否決權的提案。

美國代表所提值得注意的提案是關於大會設立一個和平與安全問題的常設駐會委員會。

通常將範圍較大組織的權利分授數目有限的較小單位，完全是為了在實際上便利的原因。但是在有範圍廣泛牽涉很大的問題時，最理想的程序當然是將問題提送代表愈多範圍愈廣的組織決定為是。在審議設置所有會員國都有代表參加並且代表聯合國大會的大會常設委員會一事時，我想誰也不能認真反對這類的民主發展與改善。

我國認為大會之所以未能圓滿解決許多問題，希臘問題是其中之一，就是因為上面所說的程序上的缺陷。

因為奮勇抵抗實力遠勝的法西斯軍隊而受全世界敬佩的希臘，現在仍遭受戰爭的蹂躪，並未獲得分所應得的和平。

今天出席會議的所有代表都很知道一項沈痛的事實：今天的世界是處於一種危險不安的過程中。某些人對於這種情形的曲解，使我們中多數代表同樣的感覺沈痛。

譬如根據蘇聯代表的說法，不安情形的一個明顯原因是土耳其報章的登載。這是一種無理的指控，我不能不加以答覆。

蘇聯的報章與無線電繼續不斷的刊載傳播有意誹謗中傷我國的挑釁言論，而希望土耳其新聞事業在這種普通稱為“神經戰”的心理侵略中，不以類似辦法提出反駁，這未免是妄想。

關於在這個講壇上以顯無誠意的態度批評不遺餘力的美國對土耳其的援助，我要說明它是一種友好的援助，目的在使土耳其人民能保持他們合法生存的權利，因此不失為對世界和平的一種貢獻。所以土耳其人民很感謝的接受此項援助。

土耳其所最視為神聖的願望是與全世界各國和好相處，一無例外。土耳其的政治家屢次表明這種願望。

最後，我願代表一個愛好和平自由並對聯合國基本觀念有堅定不移之信念的人民，向大會表達土耳其人民及其政府的熱切希望，恭祝大會本屆會議工作順利，收穫重大。

主席：請沙烏地阿拉伯代表發言。

H. R. H. Amir FAISAL OL-SAUD(沙烏地阿拉伯)：因為我們所須處理的許多嚴重問題以及目前世界不寧不安的情形，今日全世界都在對我們注視。自從簽訂憲章以來，我

們都深知有待於我們去解決的各種複雜問題，其嚴重性不亞於戰爭本身。但是我們相信我們這個抱有世界最偉大精神且係由卓越政治家出席的組織，一定能為所有政治、經濟及社會危機覓獲解決方案。當年克服敵人的力量必然也能解決目前的這些困難。但是我們必須瞭解這有一個條件，就是力量必須團結，立意必須純正。阿拉伯世界所以仍對本組織抱有信心，並且希望聯合國能獲得解決方案，證明聯合國是不負世界期望的一個組織，也就是這個原因。阿拉伯世界也相信負責謀求世界和平的人不致有負這種信心。

有待我們在本屆會議設法解決的許多問題，性質複雜，需要我們戮力同心共赴其事。其中的一問題是巴勒斯坦問題，其實這個問題是全阿拉伯人的問題。實際上，這個問題就是中東問題，中東的和平有賴於這個問題的解決。沙烏地阿拉伯確信本組織一定會對巴勒斯坦問題予以應有的注意與研究，不致受一個委員會或任何一個國家見解的影響。我們本來希望美國國務卿馬歇爾先生在第一委員會舉行會議，澈底討論問題各方面情形之前不致草率發表意見。我們本來期待美國政府及其代表在委員會召開會議之前，採取中立的態度。但是不幸得很，他在其他代表能根據詳盡透澈的研究而有正確意見之前，就急遽發表意見。我毫無疑慮的相信大會必然主持正義與公理，絕對不會容許有援助侵略者的事情。

阿拉伯人絕無侵犯他人權利或攻襲任何國家之意。阿拉伯人所要求的祇是在本國安居樂業，俾可從事改善自己的情況。但同時他們也有決心保衛自己及祖國抵抗強行侵入的外人。

在猶太人於全世界特別是歐洲到處遭受迫害時，阿拉伯人是他們的保護者。現在阿拉伯人要排除一個少數政治團體的侵略，這個團體是猶太民族主義黨。這個團體不代表分散世界的猶太民族，它的政治性勝過宗教性，使用的方法與納粹主義者無甚區別。

國際聯合會已不存在，隨之而去的是國聯存在的短期間所簽訂的各條約。歐洲各國的疆界既然也都完全改變，國聯的遺跡何必一定要在巴勒斯坦保留？

我們確信一定還有主持正義的人，這個組織一定不會再度通過國際聯合會不合理的決議案。我們更相信一定還有立意正大思想崇高的人有勇氣不為馬歇爾將軍言論所左右。

我們將以正義與公理藉天之助一定勝利的信念，參加委員會的工作。

希望天佑各位。

主席：請古巴代表發言。

Mr. BELT (古巴)：古巴共和國每次出席聯合國大會會議都有準備在任何可促進維持全世界和平與安全的事務方面提供無條件的合作，現在亦復如此。

古巴代表團深信要達到此項宗旨的，必須有一個握有國際最高權威能夠維持法律秩序的組織，所以願竭盡全力設法助強我們在金山所創設的這個力量薄弱的組織。

欺騙世人是一種罪惡。我們有責任將事實告訴世界人士。在金山市議定的聯合國憲章不足以維持和平與安全。

在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於廣島的時候，人類也許不知不覺已進入一個新的時代，需要新觀念與新思想。聯合國憲章在原子時代開始就已變成不合時宜的規章。自那時起，憲章就需要修正改訂，以便適應我們現在的新時代。

國家間的關係需要以一個新國際法制來規定。所有國家都須犧牲一部分的主權，以便建立一個國際共有的主權，這個主權應由全世界公認並尊重為最高國際權威。不受限制的主權必須屈居於集體主權的新觀念之下，沒有集體主權就沒有集體安全。

三年以前故羅斯福總統——我們在提到他的名字時總是異常的尊敬——在為了贊助鄧巴頓橡園協定發言時，說過一些話，我想各位必能准我加以引證：

“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必須有權毅然採取迅速行動以便維持和平，如屬必要並得使用武力……。我是小城鎮中生長的人，所以總以小城鎮作比。一個警察如果看見歹徒衝入別人家中，還要回到鎮公所召集會議領取拘票再去拘捕，這個讓警察似乎不會有多大用處。”

這是羅斯福總統在雅爾他會議舉行前數星期一九四四年十月二十一日所說的意見。

雅爾他會議中有何種事件發生改變了這項深謀遠慮的意見？這是一個很少人能答覆的問題。對於該會議所作的秘密協定，至今仍舊是諱莫如深。但是我們可以斷言普通稱為否決權的一致規則是由雅爾他會議而來的。破壞聯合國協調的禍害就由此而開始。在這個規則之下，羅斯福總統所提到的警察不但必須要到鎮公所召集會議領取必需的拘

票。根據這個很遲才列入憲章的一致規則，他的任務還要更加的困難。他在逮捕犯人之前，因受規則的限制，必須獲得警察局主要人員全體一致的同意。這種荒謬的規定當然會使安全理事會運用失靈。

古巴當時在金山就已顧慮到這種情形，並且屢次說明此點。古巴以其認為能表示反對的唯一辦法，來反對否決權，即投票反對憲章規定這種特權。古巴見解的正確，不幸已由時間予以證實。安全理事會因為否決權無法採取行動保衛和平與安全的情形，發生已經不止一次。理事會已經成為聯合國內的一個無用機關。樹立這條規則的用意在於阻止多數有計劃地強制全體接受其意旨，但是現在却成了一個國家，不論有理無理隨意濫用強迫聯合國其他會員國接受其決定及意見的特權，這一個國家已經多次在完全不顧整個聯合國利益的情形下，以否決權為一種不正當的本錢，為其本國購買利益。最近以否決權阻止新民主義大利共和國加入聯合國一事，不但是不正當的使用這種特權，而且極端的濫用這種特權。

憲章顯然必須修正。大會必須有較廣的權力。大會應該是代表世界所有人民的真正民主代議機關。

由憲章中取消否決權，與使聯合國所有會員國遵守國際法院的管轄，同有必要。

談到大會的權力問題，我必須對一位在舊金山以堅忍不屈的精神竭力使大會成為一個名副其實的議會組織的卓越政治家，致深切的敬意。我所提的這位政治家不用說就是澳大利亞外交部長為小國權利執言的鬥士 Mr. Evatt。

我們不同意某些悲觀主義者認為另一次世界大戰無法避免的意見。但是我們相信如果大家繼續培植恐懼戰爭的心理，另一次武裝衝突是確有可能的。過分的恐懼，深恐受攻擊的心理，會使一些除非為了合法自衛權利決不願訴諸戰爭的人民也變為侵略者。

對於新武器尤其是原子彈的恐懼，可能成為另一次戰爭的主要原因。所以達到普遍裁減軍備固屬必要，設立一個握有國際最高權威的組織負責監視並管制原子能的生產與使用也非辦不可。但是裁減軍備與管制原子能兩事本身都不足以維護和平，要達這個目的，我們必須先要遏止自私的慾望，實行容忍，並永遠革除仇恨心理。這是唯一的方法可以避免一次新戰禍，使我們以重大血肉代

價經歷多少世紀才能累積起來的精神成就，得以保全。

我們這些出席大會的代表是奉召前來藉神靈之助避免文化厄運的人。

主席：請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代表發言。

Mr. MANUILSKY (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代表團認為大會及整個聯合國應當全力注意的主要問題是實施大會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四日決議案，該案建議聯合國所有會員國均應裁減軍備並且廢止原子武器。此外，各會員國也應依照蘇聯代表團九月十八日的提議，以迅速行動制止戰販，來輔助這些重要而具有決定性的建議。聯合國同時也應採取步驟，確保聯合國憲章以及聯合國所通過的各項決議與建議都必須嚴格遵守，不准前此某數國家隨意違反的情形繼續存在。至今還未受懲罰的戰販們的活動範圍整個的國際情勢都要求這種行動。

雖然抵抗法西斯侵略者的戰爭早已結束，世界各地區如遠東，南洋，希臘及巴勒斯坦等等仍有軍事行動。

在其中有些國家境內，某幾國肆意違反聯合國憲章，對爭取獨立並依民主原則謀求生存的人民加以攻擊；在其他幾國境內，他們干涉內政，竭力在各方面支援並且武裝反動分子，使他們與大眾人民所支持的民主力量作戰。

美國在中國內戰中以援助給予國民黨與中國民主力量作戰，無疑的是肆意違反不干涉他國內政原則的行動，我們都知道聯合國憲章最基本的原則就是不干涉他國內政。

同樣不符合憲章基本原則的行動是聯合王國在希臘境內公開干涉希臘內政的行為，英國在希臘領土內駐紮一部分軍隊？用以支持並維護不受民衆擁護的法西斯保皇政權，這個政權已使希臘陷於永久內戰的狀況，而且有演變為與愛好和平的各巴爾幹國家作戰的危險。

聯合王國的這種武裝干涉行動擾亂了希臘自德國侵略者手下解放後和平與寧靜，並且促成希臘的內戰，結果是法西斯保皇黨政權在政治上破產，及英國政策的一敗塗地。這種一敗塗地的情形並非出於偶然；因為那些自認為可藉外國干涉之助壓倒希臘人民的人，忽略了一項事實，即所有國家，即使是

最小的國家，參加戰爭之後就與參戰之時不同，現在不可能再以恐怖手段來統治人民，因為恐怖手段只會引起更普遍的抵抗，使原來本無政治觀念的消極人民也參與鬥爭。

如果德國人用其慘無人道的恐怖方法都未能使愛好自由精力充沛的希臘人民屈膝，現在任何人要作到這一點恐怕更是困難，因為希臘人民為爭求自由獨立已有多年的磨練。

現在美國當局甘願出面以英國失敗政策的執行人自居，答應實行英國未能完成的任務，這是預料得到的事。

我們祇要看蘇聯如何小心翼翼的遵守憲章，上面所說這些違反聯合國憲章的事例便更覺刺眼，蘇聯已將其在中國、挪威、Bornholm 島及伊朗的駐軍撤退。

聯合王國在以最正當方法爭取獨立的巴勒斯坦境內也在從事戰爭。

我們也不能忽略在印度尼西亞進行將近兩年的血戰。安全理事會雖然已經下令在印度尼西亞“停火”，荷蘭軍隊仍舊繼續其攻勢。

這些所謂地方性質的每一個戰爭，都是和平之破壞，已經是很明顯的事，何況根據以往的經驗，每一地方性的戰爭，內中都含有變成大規模武裝衝突的危險。

可是使所有愛好和平及主張國際合作的人士都深感可慮者，尚在發現戰販們鼓動另一次戰爭的呼聲已愈發無所忌憚，莫洛托夫先生在去年大會提出並經大會建議<sup>1</sup>的裁減軍備提案亦至今未予實施。蘇聯裁減軍備提案——這是對所有各國人民都關係重大的事——之所以未獲實現，其咎在於那些認為此案也可與蘇聯當年向國際聯合會提出的裁減軍備提案一樣置諸高閣的國家。

一九四六年一月二十四日聯合國所設原子能委員會的工作陷於僵局，其過失也在這些國家，因為美國毫無理由堅持要求對大規模毀滅性武器類如原子武器的製造保持美國的獨佔專有權利，甚至連原子能的資源也要置於美國管制之下。如不毀滅原子彈的存儲制止原子彈的製造，根本就無法談裁減軍備。

美國代表意圖將原子武器問題與裁減軍備的整個問題分開，並欲以“保證”和平與安全的牽強公式，規避裁減軍備，我們祇能稱之為破壞裁減軍備的提案。裁減軍備以及由

<sup>1</sup> 參閱大會第一屆會第二期會議所通過之決議案，決議案四十一（一）第六十五頁。

安全理事會管制軍備，正是可以加強信心與國際合作的必要保證。

烏克蘭代表團絕對不能同意在某一國家佔有支配地位的情形下，組成聯合國軍隊，也不能同意使這些軍隊以聯合國權力為名成為擴展勢力者的工具。

事態已演變到一種程度，現在美國代表團在大會議席上對於任何人祇要略提到裁減軍備的建議，便名之為不負責任的宣傳。可是美國至今還無半字譴責在聯合國會所所在國內任所欲為的新戰爭宣傳。

蘇聯代表在發言時例舉不勝其數的事實，證明確有這種戰爭宣傳存在。千百萬的人民都聽到蘇聯代表團首席代表的言論與他主張制止戰販的提案。這篇言論中所舉述的各項事實是無法避而不答的。

Mr. Austin 在 Waldorf-Astoria 宴席上發表言論時祇稱 Mr. Vyshinsky 的演講是“捏造”，這不能視為一個答覆，因為 Mr. Austin 無法證明而且誰也不能證明 Mr. Vyshinsky 引證戰販言論有失實之處或其所說戰爭期間美國各大托辣斯利潤的數字不確，或他舉述的事實不正確。既然如此，所謂捏造之點何在？Mr. Austin 說 Mr. Vyshinsky 的演說可能損害美國威信這也是謬論。如果有損害美國信譽的人，這些人就是蘇聯代表提名指出的那些戰販。為證明我的言論我要引證美國報章所載前任駐巴爾幹特使 Mr. George Earle 的言論：

“本人被 Mr. Vyshinsky 稱為戰販，不勝高興榮幸。如果他所說的‘戰販’是指我主張對蘇聯使用原子彈而言，那麼他說得很對”。

這是瘋人的狂語，還是戰販因有實據落在別人手裏而發了歇私的里亞病？其實都不是，這是希特勒的信徒尖酸刻薄青出於藍的表現而已。就是在紐倫堡大會納粹最盛時代，德國的法西斯主義者也不敢像 Mr. Earle 現在這樣肆無忌憚的向世界挑釁。

我對於 Mr. Earle 的個性並無興趣，我要提請大會注意的是美國的新聞界居然願刊載 Mr. Earle 所發表的這種駭人聽聞的言論。當然，如果 Mr. Earle 背後沒有一種惡勢力給予支持並且使他們相信不致受處分，Mr. Earle 必然不敢發表這種言論，美國新聞界也不會刊載這種言論。我深信 Mr. Earle 這種不知羞恥的言論不能代表美國人民的情緒，美國人民與其他人民相同，都願制止戰販。

因為 Mr. Earle 這類的人遠較囚禁在監獄中的罪犯危險得多。

蘇聯代表團首席代表的言論也引起 Cutler-Hammer 公司副總理 Mr. Harwood 的一個答覆。Mr. Harwood 深惜尚未製造一種祇能殺人而不毀壞財產的原子彈。我們都知道 Mr. Harwood 言外之意。Mr. Harwood 說他的言論是說着當笑話的。當然每個人都可以隨意說笑話，但是有些笑話含有火藥與血的氣味，有增加世界各地墳墓數目的危險性。使一些至親骨肉還未在戰場犧牲的母親與妻子們遭受厄運。

美國新聞界的幾個機構也以很不友好的語調，提到蘇聯代表團的言論，這事本身就深堪注意。如果一種在大會議席上發表的支持和平的言論，在聯合國會所所在的國家內，尚有該國新聞界的一部分予以不友好的反應，那麼所有愛好和平與國際合作的人士似乎就有理由從新深思熟慮，自作推論。

在戰販們能自由行動，發表文章，公開演講，接見新聞界人士並且還受到被人推崇的表示時，贊助和平與安全的人士則受盡逼害，失去職業，被人監禁，在希臘與西班牙境內被殺，而在阿根廷還有人對這種情形拍手稱賀，這種情形不是很古怪嗎？他們的處境還不如德國納粹主義者及其黨羽，因為在戰爭期間附敵的人現在都受人敬仰，參與政府担任重要的行政職位，審判戰爭期間手持武器與敵人作戰的人並且規定這些人的處分。這種情形不限於如希臘這種法西斯保皇黨的國家，其他偽充民主的國家何嘗無之。

許多戰犯都冒充失所人民躲在德國的英、美佔領區內，這些戰犯殘殺他們本國無辜同胞及愛國志士幾千幾萬之多，手上的血跡還沒有乾。舉例來說，德國西區內躲着一個惡跡昭彰的戰犯 Bandera，他是一個老牌間諜與特務，在戰爭期間奉德人的命令組成土匪隊伍，殘殺我國支援蘇聯軍隊的和平居民，從蘇聯抵抗侵略者軍隊的背後開鎗打死士兵。至今全烏克蘭人民提到他的名字還在咒罵。

英國以庇護失所人民為名，為構成德國軍隊一部分並參加德軍與蘇聯軍隊作戰的“Galichina” 黑衣師，在 Lincoln, Sheffield 及 Essex 有舒適的寄宿舍。蘇聯的這些奮勇作戰的軍隊不但保全了本國，並且也保全了其他被敵人攻擊之後業已屈服或實力大減的各國。

德國英、美兩佔領區失所人民集中營內有許多以前為德國作特務的叛國附敵的國賊。他們並不是隨便維持在那裏，而是編為武裝單位，由戰販們訓練，其目的很顯然是準備將來以軍事行動對付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以及全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的所有人民。

在英、美兩佔領區以及英、美兩國本國境內都有破壞烏克蘭與其他蘇聯共和國的地下組織在從事活動。他們不但可自由活動，而且往往還獲英、美當局的支持。

有了這種經歷之後，誰還能相信這裏議席上所聽到的和平言論？這種違反憲章與聯合國各項決議的行動，不能祇視為出於偶然的事了之，因為這是戰販們所擬瘋狂計劃的一個主要部分。

我現在欲對大會今晨所聽到 Mr. McNeil 的言論，提出一個答覆。

Mr. McNeil 顯然無法否認蘇聯代表團首席代表九月十八日發言時所述特別表明戰販活動的各項事實。Mr. McNeil 非但未譴責戰販，反而採用不同方針，攻擊蘇聯的政策蘇聯過去、現在以及將來的政策都是和平的政策。

為了要誹謗這種政策，並為邱吉爾在 Fulton 發表的著名演講辯護，Mr. McNeil 不惜用直接的諷刺。Mr. McNeil 也引證歷史。請准烏克蘭代表也同樣的引證歷史，看看歷史站在那一方面。

我們與出席會議的各代表相同，都未忘却德國法西斯主義者如何得握政權。在法西斯主義者焚毀國會奪獲政權的時候，他們實力仍舊不太強。當時如果根據國際聯合會公約第十六條而採取各國業已同意的國際行動，希特勒的政府必然在短期間就要倒台。但是當時在國聯佔有重要地位的英國統治階層並無任何舉動阻止法西斯主義者在德國鞏固勢力。這些統治階層認為希特勒政府掌握政權後可成為將來德國對蘇聯發動戰爭的一種武器。希特勒的法西斯黨徒在紐倫堡大會所發表關於將來對東方作戰的演說，頗獲當時英國戰販們的同情。捷克斯拉夫就被犧牲奉送希特勒。慕尼黑協定也就此產生——我想以這事來提醒英國是有必要的——這個協定使希特勒得以在東線發動戰爭，烏克蘭及蘇聯的人民，因為這個戰爭死者以千百萬計，城鎮被毀的也有數萬之多。

Mr. McNeil 當然知道他譏笑蘇聯出賣汽油的話全是捏造的。最好還是回想當年由英國政府——工黨那時當然也參與政務——全力支援的英國反動派如何阻礙並破壞開闢第二戰場的舊事。他們寧願坐視盟國蘇聯在東線流血至死，獨立與希特勒法西斯主義者作戰抵擋希特勒德國的瘋狂攻擊與其戰爭機構的幾乎全部壓力。這就是歷史對英國的答覆。

Mr. McNeil 在演說中指蘇聯不能與任何其他國家表同意，這也是與事實不符的言論。事實並非如此：我們甚至與英國亦表同意，認為英國即將借到的海外貸款極不利於英國人民。Mr. McNeil 也忘了據說與蘇聯不和的中國，在蘇聯採取拒絕參加與日本簽訂和約的十一國會議的立場後，也已採取同樣態度。再舉一例來說，我們與埃及表示同意，也認為英軍應由埃及撤退。我們也與各拉丁美洲國家同意，認為美國各托辣斯為拉丁美洲農產品所規定價格確是極度不利於各該國，目前極有必要採取步驟，取消或補救這種反常的情形。我們不表同意之點何在？我們不同意違反聯合國憲章。

不幸違反憲章，不顧聯合國各項決議與建議、不尊重聯合國本身的事例，已經成爲一種常規。我們似乎無需討論憲章的那幾條或聯合國的那幾項決議已被違犯，我們祇需討論有那些條文與決議。尙爲把本國與聯合國間關係看得非常認真的國家所謹慎奉行。

美國反動階層爲欲達成世界霸權有意將聯合國變成達成這種目標的工具，其各種企圖也同樣的不能加強聯合國的權威。一個強國統治全世界的情形，與其他國家特別中小國家的主權，完全是互不相容的兩回事。

Mr. McNeil 並沒有說起，不過類如英國將鋼鐵工業劃歸國有，以及譬如法國及義大利的勞工方面要派遣代表參與政務的問題，都是屬於各該國國內管轄的事務，並不是英國代表所想的屬於國際協定的範圍。在爭取世界霸權時，其他國家的尊嚴及主權必然要遭受威脅，不論所用的是武力、經濟或政治的壓力，並且也會在本聯合國憲章爲所有國家及人民爭取平等權利的各國間造成一種極不平等的情形，這是現在出席會議各代表中許多人已經感覺到的。在爭取世界霸權時，聯合國憲章中的託管制度原則也不免變爲戰前重新瓜分佔領殖民地繼續奴役殖民地內人民的情形。在有人設法求取世界霸權時，自不

免有一種特殊的託管制度提出，加於前此自認爲具有獨立主權的各國。舉例來說，目前有各種企圖要爲受戰爭蹂躪最深的那些歐洲國家設置一種特別的託管制度，用一大串外國借款來牽制他們，使這些國家的人民以重大的代價來償還債務。

爭取世界霸權的情形顯然使某種人發生一種毫無理由的心理，自認爲優人一等，而使另一種人則因爲本身權利被人削奪而感覺憤慨。總而言之，這種情形使聯合國充滿一種專橫武斷，目無法紀的空氣，事事都依照“我可以爲所欲爲”的原則，這種原則爲意欲統制世界者內心所難免。誰也不能說這種政策可促進和平與國際合作。

聯合國工作所以不能產生效果，其根深蒂固的主要原因，就在於某幾國所施用的這種有系統的高壓手段，這些國家正加緊努力使我們重探當年國際聯合會所採用的各種辦法。

現在本屆大會內，有人要求我們違反憲章，設立第三個駐會機關，類似一個第二個安全理事會，第二個大會，或者正如許多人深恐會發生的情形，美國國務院的一個分院。

我只需指明一點，即根據憲章第一百零九條，憲章的修正必須聯合國會員國各依本國憲法程序批准後纔能發生效力。

然而批評聯合國無能最有力者，正好就是那些肆無忌憚的行動使聯合國工作癱瘓並損害其權威的人，這一點深堪注意。這些經常違反憲章，阻礙大會建議，破壞聯合國各項決議的各國代表，爲要逃避責任，正在設法歸過於人；事實上，他們的目標就是那些一本良知勤勉不怠維護聯合國憲章及決議的那些國家。

他們散佈謠言，稱聯合國工作無效之咎，在於我們的同事蘇聯代表 Mr. Gromyko，據說他在安全理事會投票反對英、美的提案“堵住”了安全理事會對希臘問題通過決議案的途徑。

他們所指的是那個希臘問題——是剛向大會提出，仿效當年俾斯麥 EMS 拍電故技，而技術粗糙的偽裝希臘問題，還是蘇聯代表團在一九四六年一月與烏克蘭代表團在一九四六年八月二十五日分別提出的真正希臘問題？

希臘問題的癥結並不是有人在威脅希臘領土的完整與獨立，而需要美國保護 Tsaldaris 及 Zervas 的希臘免於這種“危險”，問題的要

點是戰販們要將希臘變為巴爾幹半島上糾紛不寧，衝突激烈的中心點，籌劃使希臘與土耳其或甚至義大利締結軍事同盟，然後在巴爾幹半島挑起衝突；有人在軍隊佔領希臘之後，還想在地中海區取得鞏固立足點，以便深入巴勒斯坦及近東的各阿拉伯國家，更接近蘇彝士運河，同時佔取可威脅蘇聯的戰略地位。

專欄作家 Walter Lippman 的文章中說：“我們選定土耳其與希臘的原因不是因為這兩國極需救濟……而是因為他們佔有進入黑海與深入蘇聯腹地的戰略地位。”<sup>1</sup>

如 Tsaldaris 所說，正是為了實現這種擴展計劃，所以由安全理事會設立了一個調查邊境事件的調查團。這個調查團的多數提出了一個自相矛盾混亂異常的報告書，其內容祇能說是以幻想代替真相，以徧袒代替邏輯，以偽證代替事實。

現在為了同一目的，又把這個問題依“Tsaldaris”的說法提送到大會，希望能藉大會的權威來掩護干涉希臘的新行動。希臘問題的癥結在於這種干涉行動，這種行動的用意是在抄襲或替代英國的干涉行動。

各位，你們的國家在法西斯侵略者戰爭中傷亡還不及希臘慘重，如果被逼接受外國軍隊的干涉，你們取那種態度？為什麼對希臘有這種行為？希臘人民何以不能享受雅爾他會議中給予所有歐洲被解放人民的那種權利，去“毀滅一切納粹主義及法西斯主義殘餘，並建立自選的民主制度”？剝奪希臘人民自行解決內部糾紛自己主管本國的權利，理由究竟何在？

英國有什麼權利規定希臘人民選舉議會的日子，規定全民表決的日子，組織——英國目前正與美國政府合作進行此事——英國可以接受的希臘政府？英國有什麼權利成立這個 Tsaldaris 政府，這個壽命可以說視討論希臘問題所需要的時日為準的政府？決定這類事件是擁有主權希臘人民猶有的特權。

憲章那一條條文說希臘必須聽憑 Zervas, Gonatas, Turkovassilis 等人，以及那些幫助德國佔領軍殘害為了拯救祖國與盟國共同作戰的希臘愛國志士者，去隨意擺佈？

這種非法行為顯然祇有一個原因，強迫希臘人民將祖國奉送給為了要實現其擴展計劃需要希臘為一基地的外國。

希臘問題的癥結在此，而不在於某些人所使用顛倒是非的大規模政治謊話，公開的

國際騙局，有些人以此為幌子，阿爾巴尼亞、保加利亞及南斯拉夫威脅希臘領土完整與獨立。

出席安全理事會的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代表如果投票贊成任命高級專員一人或成立一個常設調查團的提案，不僅對組成蘇聯的十六個共和國不盡職，就是對聯合國也不免有失職之咎，因為這個提案是對希臘新干涉行動的初步行動，用意在於將干涉希臘國內事務的行為推及巴爾幹半島上的其他國家。

戰販們目前更見膽大妄為，不但提倡並且培植戰爭心理，居然採取祇會在國際間擾亂人心的實際步驟。而就在這種情形之下，現在竟又要求我們主張尊重憲章與聯合國各項決議最力的各國，同意召開特別會議廢止安全理事會五常任理事國於採取有關和平與安全的決議時，必須全體一致的原則，或者至少使第六章失效。

有些人顯然感覺聯合國這個組織拘束過甚，金山所通過的憲章過於拖累，所以想取消憲章給予少數國家的自衛權利。但是無論他們如何設法轉移注意力，努力喧嚷所謂否決權問題，使人忽略蘇聯代表團所提出的主要問題，這些為帝國主義者奔走的人必然失敗，因為所有忠直的人都知道抨擊一致規則的言行是戰爭宣傳的一部分，是因為掩飾備戰行為的煙幕彈，也是掩飾在聯合國目睹之下所為非法行動的辦法。

如果在憲章第二十七條仍舊有效的今日，我們都能目擊戰販與違反憲章者變本加厲的破壞行動，第二十七條如果一旦作廢，聯合國內無法無天的力量可以為所欲為時的情形，我們還能想像嗎？無論主張修訂第二十七條的原提案人是否要促成這種情形，或者未料想到這種情形，這件提案就是聯合國末日的開端。

這種情形或者正合戰販的計劃，但是與主張和平與國際安全者的目的並不符合。正是因為擁護和平者對於各國人民的智慧與力量深具信心，所以他們也頗相信聯合國一定能找到內在的力量，克服籌劃侵略者正在設法阻礙聯合國工作的各種困難。

這些困難如何才能克服呢？

第一，必須先通過烏克蘭代表團全力支持的九月十八日蘇聯代表團提案，該案要求儘速實行一九四六年九月十四日大會所作裁減軍備及由聯合國所有會員國軍備中剷除原

<sup>1</sup> 載於一九四七年四月一日紐約先鋒論壇報。

子武器的建議。蘇聯提案中所列制止戰販的緊急措施也應予採納。

第二，必須使所有會員國一體嚴格遵守聯合國憲章，絕不容許例外。

第三，使各聯合國在人類歷史上最大的一次戰爭中獲致勝利的五大強國的合作，必須仍為戰後維持國際和平與安全採取一致行動的基礎。這事在於各位。

第四，必須尊重所有人民與國家的主權獨立與國家的尊嚴，不管怎樣弱小。各人民間的平等權利及民族自決，必須成為國際關係的生活法則，剷除某數國家意欲統治他國之各種行為。

關於這點，請准我引證一九四六年三月二十三日偉大的斯大林元帥所發表有關聯合國的言論：

“這個國際組織的力量在於它是根據各國權利平等原則，而不是依幾個國家統治別國原則而組成的。聯合國今後如能堅守平等權利的原則，必然能在保證國際和平與安全方面擔任積極重要的任務。”

所有擁護和平及國際合作的人士決不會忘掉這篇言論。他們一定努力不懈為和平而工作，為和平而與惡勢力，反動侵略的毒惡勢力搏鬥。

Mr. Aranha 在 Mr. Manuilsky 發言完畢前回主席座。

主席：大會在明日午前十一時召開下次會議。

(午後五時五十五分散會)

A/PV. 90

### 第九〇次全體會議

一九四七年九月二十三日星期二午前十一時在紐約佛拉星草場大會堂舉行

主席 Mr. O. ARANHA(巴西)

#### 一七．繼續一般辯論

主席：請厄瓜多代表發言。

Mr. PONCE (厄瓜多)：在金山議定聯合國憲章第八章“區域辦法”時，所根據的實際的需要。該章規定本憲章不得認為排除符合聯合國宗旨及原則，用以維持和平及安全的區域辦法或機關。

安全理事會內因有時常濫用否決權的情形，各常任理事國間意見不一又引起威脅集體安全制度的國際危機區域辦法的作用，目前就因此而增加。

最近在里約熱內盧所召開的維持大陸和平及安全會議於九月二日簽訂了美洲各國互助條約，強調美洲制度與聯合國宗旨原則之和諧一致並重申憲章中有關維持國際和平與安全之事件而可以區域行動處理的各項規定。

本人願以厄瓜多認為對於今後美洲和平與安全極為重要的一點提出，請大會注意，這點與美洲各國的區域協定有關，因為其中涉及安全理事會一個或一個以上常任理事國使用否決權所可能引起的後果。

里約熱內盧條約使永垂不朽的 Chapultepec 法案內的一點規定終於成為神聖不可侵犯，即攻擊美洲國家中一國的舉動就是攻擊所有美洲國家，所以全美洲國家有權適用聯合國憲章第五十一條所承認的合法自衛權。根據該條，聯合國任何會員國受武力攻擊時，在安全理事會採取必要辦法，以維持

國際和平及安全以前，憲章並不妨礙行使單獨或集體自衛的天賦權利。

里約熱內盧條約也規定合法自衛的辦法可繼續使用至聯合國安全理事會採取必要辦法維持國際和平與安全時為止。換一句話說，理事會如果無所行動，美洲各國間制度內規定為一種義務的合法集體自衛行動就要繼續下去；如果一個被侵略的美洲國家請求理事會援助而理事會因否決權不能採取行動，這種合法自衛的集體行動必須繼續進行。

我所提到的只限於由武裝侵略行為所造成的情勢。另一方面也不須顧及，就是非武裝的侵略與侵略的威脅。遇有這種情形，諮詢團體就要立刻另開會議，擬定如有侵略時所應採取的辦法，但是無論如何必須決定為共同自衛及維持美洲和平與安全所應採取的辦法。此外，這些辦法也與在有武裝侵略情形發生時所提議或採取的辦法相同，必須通報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否決權有妨礙區域行動，破壞美洲各國制度的效能及其自衛與和平宗旨可能性的時候，也就在此。安全理事會內一國的否決權，就能使美洲各國為在和平遭受威脅時維護和平所擬全部辦法，無法使用。

屬於美洲各國制度的任何國家，其所以反對安全理事會常任理事國享有不受限制的至高權利否決權，尚有另一種理由。美洲各共和國希望獲致和平與安全，使各國能通力合作謀求共同福利。因為深信美洲各兄弟國家間互相侵略的時代已成過去，各美洲國